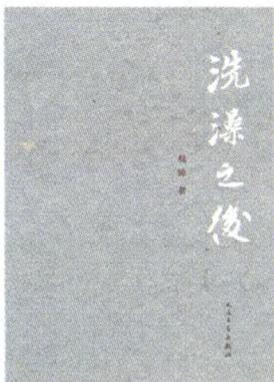


## 2015 书评特辑(二)

## 对人物的命运总结

## ——读杨绛《洗澡之后》

■ 文/雷晓婉



杨绛，钱钟书之妻，擅长于翻译和文学、戏剧的创作，著有散文《我们仨》、小说《洗澡》等，而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她103岁生日之际，高龄老人杨绛竟为其长篇小说《洗澡》创作了续篇《洗澡之后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），读后令人耳目一新。

《洗澡之后》的主要内容是表现“整风运动”、“反右运动”之中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。在作品中，姚太太、姚宓、罗厚、陆

舅舅夫妇、许彦成像一家人那样亲密，他们在困难中相互扶持，甚至住在一个屋檐下。陆舅舅与姚宓的同学小李一家还保持着过去的风度，讲究礼节，风度翩翩，即使在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，小李依旧像大家闺秀一般，听从父亲的教导，“补读些必读的旧书”，他们虽然关注住房、家具、陈设，但更注重人的内在气质与涵养。杨绛老人著书很注重传统文化中的修养、修为的传播颂扬，这和钱钟书相类似，也一直是杨绛老人所拥有的。

杨绛老人的这两部小说，比较起来，是有所不同的。她的前部小说《洗澡》侧重描绘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群体形象，下笔时多方进展；而《洗澡之后》确定了男女主角——许彦成和姚宓，一切故事，都是围绕两人的情感发展变化而展开的，是明显的单线结构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；与此同时，《洗澡》重在刻画知识分子形象，后部小说重点是写了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大团

圆结局。书中，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因在鸣放中积极表态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下放劳动过程中与同为“右派”的叶丹产生了感情，回京后她主动提出与许彦成分手，使两个人的精神都得到了解脱，各自找到了称心的感情归宿；许彦成和姚宓的结合，使他们成就了期盼已久的心愿，也是皆大欢喜。这样，不但实现了作者设立的“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”写作初衷，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阅读、思想习惯，因为无论如何，快乐地生活着一直是中国人的最大愿望。

这本书，是对《洗澡》中有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，安排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，即对《洗澡》中的人物结局，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、安排。谈及这样做的原因，作者在前言和结束语中作了解释：“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，我就无法阻挡了。现在趁我还健在，把故事结束了吧。”所以这部续作，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喜爱的角色一个“敲

钉转角”的命运交代和分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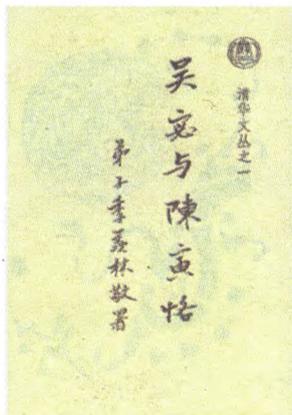
不管是先期的《洗澡》，还是现在的《洗澡之后》，都可以说是文学上的上乘之作。1989年，《洗澡》出版，造成一时纸贵，施蛰存先生爱不释手，并撰短文盛誉，称杨老是“语文高手”，称《洗澡》“是半部《红楼梦》加上半部《儒林外史》”。应该是对她隆重的肯定，今天看来，这几句话，作为《洗澡》续作《洗澡之后》的定评，也仍然是合适的，因为《洗澡之后》的语言极具魅力，让人不忍释手：它语言散淡恬静，白描干净，以至于可以说成是散文化的小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杨绛老人的风范自成一家，它外圆而内方，它简单而丰富，它温和而果断，不慌不忙，很具有优游的“民国范儿”，简直和张爱玲有的一拼。

最后，《洗澡之后》这部“小小一部新作”，篇幅短小，只有4.5万字，一口气就能读完，对于“没时间”的读者来说，也是短时阅读的最佳选择。

## 大师的坚守与追求

## ——读吴学昭《吴宓与陈寅恪》

■ 文/张光茫



吴宓与陈寅恪，是20世纪两位国学大师，他们的命运长期交织，二人相交半世，其独特的人格魅力，始终是我们所敬仰的。吴宓之女吴学昭所著《吴宓与陈寅恪（增补本）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第1版）一书，无疑会令想了解民国大师的人们，以意外的惊喜和震撼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大师的坚守与追求。

这本《吴宓与陈寅恪》，以吴、陈二人交往为主线，依据吴宓的日记、书信、遗稿，参考大量档案文献，忠实记述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。这一对旷世知交，哈佛同窗，清华共事，联大流亡，燕京授业，直到劳燕分飞，山水远隔，粤蜀相望，鱼雁寄情；其友谊令人感动，其命运令人心酸，其人格令人敬佩。全书披露了吴宓与陈寅恪大量鲜为人知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活动，资料丰富翔实，文风清新朴素，反映了他们对世局及知

识分子命运的种种思考，特别是对中华文化、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终身坚守。读后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。

吴、陈二人的交往，折射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真实情景。书中先后登场的中外知识界人士多达200多位，以王国维、梁启超为首的几代知识人，皆留下鲜活的身影。通过作者详细的叙述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20世纪的知识人，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，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。比如，新月派人物梁实秋，对白璧德人文学说的认同与阐扬；西南联大在政治激进的同时，教学重心的变化；抗战时期，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被辞退的遭遇等。所以说，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，与其说是两位大师的心灵史，不如说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漂泊史。

作为国学界的代表人物，吴、陈二人坚守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形象呼之欲出。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读书，而至于1969年陈寅恪辞世，期间正好是50年。在这50年里，他们荣辱沉浮，至死不渝。特别是身处人生坎坷困境时，二人更是意气相投，濡沫以共，其友谊在学人中堪称典范。吴宓的日记中就有“寅恪不但学问渊博，且深悉中西政治、社会之内幕……其历年在中国文学、鸣学及诗之一道，所启迪、指教宓者，更多不胜数也。”二人的交往是推心置腹，又互相尊重的。二人的旷世之谊，让人赞叹不已。

吴、陈二人的独特个性，作者没有回避。就性格而言，吴宓躁急多虑而热心公益，陈寅恪则沉潜坚毅而志在自修。在抱负上，吴宓毕生怀有“斯文同骨肉”的大悲悯之

心，所言所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“立德”，以大块为文章；而陈寅恪则多洁身自好的恬淡退隐思想，侧重于著书以“立言”。然而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所谋之“道”方面，两位大师却又是殊途同归的。两人的交流，并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，还涉及处世、婚恋等生活问题。吴宓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征求陈寅恪的意见，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。读后，给人留下很强的历史现场感。

不过，吴、陈二人的命运却是悲剧式的，他们的晚年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。吴宓晚年受迫害，精神大坏，据说他常大喊“我是吴宓教授，我要喝水”等语。回忆背诵老友陈寅恪的诗文，成了吴宓晚年的心灵慰藉之一。1973年6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近晓4:40再醒。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‘隆春乍见三枝雁’，真解其意。”而陈寅恪，文革一开始，就成了冲击对象。学术助手被赶走，原来照顾他的护士也被赶走。他不但盲目，而且早在1962年跌断了右腿腿骨，不能行走，后在折磨中去世。读到吴宓最后写到广州打探陈寅恪生死消息的那封信，泪欲先下。那一代学者的命运，总令人唏嘘不已。

读完全书，感觉作者用真实的细节，翔实的史料，试图展现吴、陈两位大师的音容笑貌，为我们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背景，提供了鲜明的例证。当代人太浮躁，在两位大师身上，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高尚品格。他们的思想拯救了我们的灵魂，他们点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了温暖，这或许就是大师的魅力所在吧！



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，也是一本“认心又认人”的书。

作者蔡崇达，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，用一种客观、细致、冷静的方式，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故事。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，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。用《皮囊》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，来表达作者对父母、家乡的缅怀，对朋友命运的关切，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。

书中收录有《皮囊》《母亲的房子》《残疾》《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》《我的神明朋友》《张美丽》《阿小和阿小》《天才文展》《厚朴》《海是藏不住的》《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》《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》《回家》《火车伊要开往叨位》等14篇作品。



《生命记忆》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数百张忠实记录了西藏动植物原始生存状态的生动、鲜活的照片。出版本书的目的，是希望用美的力量唤醒人们对西藏、青藏高原乃至我国诸多野生生命的记忆，培育国人的生态伦理道德。

念青唐拉山藏东神湖巴松措与318国道最景观大道上鲁朗生物多样性全景展示，西藏生物影像调查机构历时两年野外生物多样性影像调查的成果，环喜马拉雅生态观察系列丛书中重要的一册。500余张精美生物与生境图片，来自国内一线生态摄影师的杰作。全书更增加“藏东南人考察”环节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，纪录人文生活图景。从家居生活到故事传说，是了解藏东南民俗生活与现状的最佳读本。《生命记忆》不仅仅是一本生物观测手册，也是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读本。



《石景山报·书评》征如下稿件：

- 1、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。
- 2、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。
- 3、书话，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。

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，担任本报书评人。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，优稿优酬。

来稿请注明“书评”字样，稿件仅限电子文档，不收纸质稿件，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。来稿寄到如下信箱：

shuping0926@126.com